



方言与音韵研究

论集

郑作广 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

方言与音韵研究



音韵学

研究文集

论
集

◆ ◆ 郑作广 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

方言与音韵研究论集

郑作广 著

☆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鲤湾路8号

邮政编码:530022 电话:5850219

本社网址 <http://www.gep.com.cn>

读者电子信箱 master@gep.com.cn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6.375 印张 插页 2 110 千字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册

ISBN 7-5435-2740-5/H·77 定价:1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郑作广,壮族,1954年11月生。文学硕士,副研究员。曾当过知青,做过工人,搞过文艺,任过教师。1989年1月广西大学中文系毕业,获硕士学位,之后分配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工作,历任调研室干事、主任干事、干部处副处长、新闻出版处处长。现为中共防城港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为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会员、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会员等。近年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各类论作50余万字,并策划、出版多种图书,主要有《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任副主编)、《禁毒教育通俗读本》(任执行副主编)、《中外用人艺术》、《中外调研艺术》、《中外协调艺术》(任主编)等书。其中《禁毒教育通俗读本》获中宣部第六届“五个一工程”奖。



作者近照

序

梁振仕

郑作广同志研究方言音韵之学多年,勤奋用功,功力甚勤,且审音辨音记音能力颇强,能做到准确无误,无可挑剔。其中《古壮字中的“古无轻唇音”遗迹及其成因》是一大新发现,为前人所未论及者,此说恰与汉语古无轻唇音相符。《百色蕉园话的语音特点》一文指出,由于说蕉园话的蕉园人在历史上政治地位较当地土著人高,因而蕉园话受少数民族语言影响不大,又由于其远离粤语区,受粤语影响也较少,因此在广西各地平话中当属保存完整、较有代表性的一种,并指出其语音特点,整理出其声韵调系统,使人看后一目了然。收入《方言与音韵研究论集》中的论文,材料翔实,论述周详,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用意义,所得结论,都是可以接受的。此论文集的出版,必将引起学术界的强烈反响。作者嘱我写序,我乐为推荐。是为序。

1998年9月29日

目 录

序	梁振仕 (1)
桂南平话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	(1)
百色蔗园话的语音特点	(12)
《切韵》系统与百色蔗园话语音	(19)
桂南平话音系的历史演变	(33)
反映桂南平话历史形成发展的语言现象	(96)
广西平话的边擦音声母 ɬ 及其形成	(103)
宾阳话语音系统	(111)
上古汉语系词问题的思考与探求	(132)
“因声求义”论说	(141)
上古汉语复辅音再探	(150)
语言志要讲究科学性	(173)
广西旧方志语言部分概述与评要	(181)
古壮字中的“古无轻唇音”遗迹及其成因	(190)
后记	(198)

桂南平话形成发展的 历史过程^①

语言是历史的产物。方言更是诸多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苏联语言学家阿瓦涅梭夫(Р·И·Аванесов)指出：“任何现代的语言和它的方言都应当被视为是它们所经过的全部复杂的历史道路的结果。”^②因此，欲了解某一语言或方言的真正面目，就必须认真从历史角度加以考察。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广西平话仍知之甚少，了解不够。譬如，平话共时状况如何？其地理分布怎样？它是何时形成的？形成方式如何？是什么历史原因使其能在广西这一片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起来？随着历史演进它又是怎样变化的？其形成发展过程与中原汉语、少数民族语言有何历史关系？在历史演化中又有些什么样的内部特点和规律？等等。欲了解这一切，并作出合乎科学的诠释，我们也只有首先对其形成发展历史全面考察，才可能逐步获得。由于平话属广西汉语一大方言，其地理分布较广，使用人口也较多（据目前调查至少在300万人以上），各地平话内部存在差异，需作有步骤的分片研究。故本文暂只对桂南平话进行考察。

社会性是语言的根本属性，语言的形成发展都不是孤立的，把语言与有关社会历史及使用该语言的人民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对语言研究的观点和方法。语言学家袁家骅先生也指出：“语言材料和社会历史互相印证，更能说明现象的本质。”^③因此，本文将运用这一观点方法对桂南平话作综合考察。通过考察，揭示平话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基本特征，加深对平话的认识，这对深入进行

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对进一步探讨汉语与壮语的历史关系,对解决悬久未决的平话系属问题,都会有所裨益。此外,由于平话形成发展的历史地理环境与其他方言都不尽相同,通过追寻桂南平话演变的历史踪迹,也将给研究汉语发展历史提供一份参考材料。

根据平话的内部差异,广西平话可分为桂北平话和桂南平话两大片。^④本文论及的桂南平话,其地理范围主要包括南宁市郊区、邕宁、横县、宾阳、马山、扶绥、崇左、隆安、平果、田东、田阳、百色等县市。

一、桂南平话概述

平话^⑤在桂南各地自称不一。有用所在地名取称的,如亭子话(南宁市郊亭子),扬美话(邕宁扬美镇),宾阳话(宾阳县),横州话(横县);有用所从事主要劳动行业取称的,如蔗园话(左右江一带从事甘蔗种植业平话者所说的话),但并不排斥平话这个统称。

与桂北平话比较,桂南平话与古汉语声韵调结合较好,语音系统整齐。从整体上看,桂南平话内部一致性较强。例如,声韵调类目相差不多,古全浊塞音、塞擦音声母清化后不分平仄均读不送气,古心母字多读边擦音 ɬ,古日母部分仍读舌面前鼻浊音 n,都有鼻音韵尾 -m、-n、-ŋ 和塞音韵尾 -p、-t、-k,且对应严整,声调都按古声母清浊分化为阴阳 8 个调以上。因此,桂南平话内部基本上可以相互通话。但从局部看,桂南平话仍有一定差异。

在平话地区,平话不仅作为日常交际工具,而且还可作为文学创作工具,可以吟诗作赋,诵读各类文章。以平话创作的山歌、戏剧及其他歌谣,有其独特的韵律和风格,词汇丰富,表现力强,在桂南地区流行十分广泛。

桂南平话地理分布有突出的特点。其一,散居于主要河道沿岸。如沿左江一带的有崇左、扶绥;沿右江一带的有百色、田阳、田东、平果、隆安;沿郁江一带的有南宁、邕宁、横县。其二,集居于交通要道、险塞关口附近。如宾阳,位

于进入桂南的交通要道、重要关口——昆仑关附近。其三，散布于重要城市郊区。如南宁市市郊周围亭子、津头、明秀、心圩、石埠、老口等地全是平话区。无论哪一处，平话人占据的又几乎全是土肥水美的平地。

平话者居住地也有其特点——集聚性。或集于城中，或集于城郊。前者如宾阳，后者如南宁、百色、田阳、田东等地。即使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平话者绝大多数也不与壮、苗、瑶等其他少数民族杂居，他们聚族(家)独成村落或自然屯，个别与少数民族同村而居的，两者之间也多有一条明显的界线或标志。因而，平话呈现一团团聚集形状散布于桂南各地。

说平话者几乎全是汉族人，他们祖先自古从中原到达桂南，特殊环境使他们异常注重内部团结，而平话就是他们维系内部团结的重要工具。直至今今天，不但平话人之间习惯用平话交际，就是在城镇国家机关、教育文化系统工作的平话人，其家庭内部也多只用平话交际。历史上平话人政治文化地位一般比当地土著人高，因而平话受少数民族语言影响相对较小。这些历史因素，都使得桂南平话有较强的稳固性和保守性。

二、桂南平话形成的主要历史原因

古代广西，是少数民族杂居之地。《汉书·地理志第八下》注说：“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居，各有种性。”《通考·輿地考》古南越：“自岭而南，为蛮夷之地，是百越之地。”今天的桂南平话区，便是当时百越一个支系——骆越族人的居住地。那么，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了一种纯粹由汉族人说的汉语方言——桂南平话形成于此地的呢？经过考察，我们发现在诸多的历史原因中，战争、屯兵、屯田和移民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

汉族人通过战争进入广西。最早可追溯到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 219 年)秦始皇“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对岭南的战争。此后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又“发诸尝逋亡

人，赘婿、贾人略取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⑥三郡之一的象郡辖地，便包领了今天的桂南平话区，其郡治就设于今天的崇左。这是汉人抵达桂南的最早记载，也是桂南平话形成的历史源头。以后又有过多次涉及桂南地区的战争，其中宋皇祐五年（公元 1053 年）狄青平侬智高的战争，由于规模较大，影响较远，是对桂南平话形成至关重要的一次。

《宋史·仁宗本纪》记载，皇祐五年“正月，狄青败智高于邕州”。侬智高原为党犹州（今崇左扶绥一带）首领，于皇祐四年（公元 1052 年）四月初六于安德州（今靖西安德乡）聚众 5 千起义，随即攻占邕州，建立“大南国”，称仁惠皇帝。又“破沿江九州，围广州，岭外骚动”^⑦，宋朝廷为之震惊，曾几次派兵镇压，但师久无功。最后宋仁宗于皇祐四年（公元 1052 年）夏历九月命狄青“除宣徽南院使，宣抚荆湖南北路，经制广南盗贼事”^⑧。狄青领兵号称 20 万，文武将领佐 231 名^⑨，一路追击，“合孙沔、余靖兵次宾州”^⑩“智取昆仑关”，于皇祐五年正月十八克邕州，侬智高“由右江进入特磨道（云南省境内）不知所终”^⑪。

此次战争后，桂南一带渐被重视。以前为巩固南方疆域，历代帝王虽也曾陆续向桂南派驻官兵，但历经汉、晋、隋、唐直至宋中叶，人数不多。而平侬智高后当年，宋便“增置雄略指挥广州，桂州各二……以四千人屯邕州，一千人屯宜州（今宜山），一千人屯宾州（今宾阳），五百人屯贵州（今贵港）”^⑫，以后不断由中原向桂南遣将调兵，设寨屯兵日渐见多。周去非《岭外代答·寨丁》记：“邕州有横山寨、湿润寨、太平寨、永平寨、古万寨……凡诸寨之戍，或用官军，或峒丁、或寨丁。”^⑬“每寨有都同巡检、知寨、都监、主簿及兵役三四百人……”^⑭宋神宗元丰四年（公元 1081 年）全国设十三将，广西便占其二。^⑮《永乐大典》卷八五〇七“南宁府”说：“（邕州）军额……额管五千一百人，马一千八百匹。”《岭外代答·沿边兵》记载更具体：“神宗分置将兵，广西得二将焉。边州邕管为上，宜次之，钦次之，融又次之。……邕屯全将五千人，以三千人分戍横山、太平、永平、古万四寨及迁

隆镇,其二千人留州更戍。”

宋在桂南设防,显然是以南宁为轴心,屯宾阳(重要关隘)和沿左右江一带(河流历来是古代最重要的交通要道,这在桂南崇山峻岭中更显突出)。我们只要把这些设寨屯兵之地与今天桂南平话的地理分布稍加比较,便会发现它们是何等的相近。

设寨屯兵导致屯田和移民,其结果使桂南汉族人口陡然激增。这在史志、地方志中也多有记载。例如,《雷平县志·人口》条说:“宋皇祐四年(按:应为五年)狄将军平蛮酋侬智高后,留其部属,分守本县各地,可算为本县有史可征之人口增加。”《崇善县志·民族》条说:“至宋,略有山东汉人,随狄将军征蛮而流落斯土。”《邕宁县志·民族》条说,邕宁“汉族籍贯,自赵宋后来自中州……相传宋皇祐间,随狄武襄征侬智高,事平后因留邕勿去,言人人同。”《粤西文载》卷四九钱薇《江鄂兵宪东归序》中说,宋平侬智高后,桂州知州余靖曾“择江浙湖湘负材多智雄大之族,迁居左右江平衍沃饶之地,使自力食”。谢启昆《广西通志》卷八八说:“有仕官商落业者,有皇从军来者,山东人十之六,江南、河南、江西、广东十之三。”据侬智高起兵前(公元976-984年)乐史编《太平寰宇记》载,当时邕、宾、象、融、横、柳、宜等七个流州共有人籍民17760户,到了公元1078-1085年(相隔约100年)王存编的《元丰九域志》记载,这些州的户口已激增至56596户,增加两倍多。“这些数字,除去原有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外,其他绝大部分都是随狄青南下镇压侬智高起兵的官兵,留下屯守的客户以及一些商贩和逃荒者”^⑩。这一系列社会历史现象从平话人家谱、族谱、民俗风情、碑文乃至居住地名也都有详细反映。^⑪

显然,这样短的时间里北来汉人大量集聚,无疑促使北来汉语能够在桂南这一大片骆越族地区深深扎下根,从而也就奠定了桂南平话形成的坚实基础。由此我们说,宋平侬智高的战争及其后屯兵、屯田和移民,就是桂南平话形成的主要历史原因。

三、桂南平话形成发展的历史层次

任何方言都不可能于一朝一夕形成,桂南平话自然也只能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它形成的历史过程大略可分为四个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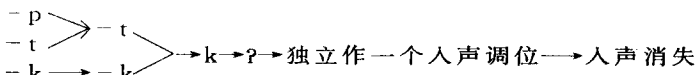
第一层次,秦代。先秦时期,桂南平话区还完全是百越人的居住地,自然只有少数民族语言。秦 50 万大军翦灭岭南,开辟三郡,桂南第一次有汉人居留,汉语随之也才第一次出现于桂南。其时汉人少,居住范围窄,汉语分布可能也只限于象郡治所临尘(今崇左)等个别地域。可以推测,此时桂南境内汉语与其源自中原一带的汉语大概相差无几。这是桂南平话的产生期。

第二层次,汉至唐代。这段时期,北方外族频繁入侵,国内混战,大量的政治军事活动多限于北方,历代朝廷未能过多顾及偏于一隅的桂南。“永嘉之乱”、“安史之乱”虽有大量汉人南迁,但其前锋多只达广东的广州、广西的桂北桂东,仍很少波及桂南。直至宋太宗时(公元 976-997 年),即便邕江两岸,尚多是“提、邕、俚、僚”四色人(均为壮族先称)所居,到桂南的汉人为数仍不多,且主要集中于南宁、崇左、田东等州县里。在这一时期,由于山川阻隔,交通闭塞,北来的汉语开始独立发展。这是桂南平话形成的前期。今天桂南平话仍保存反映这一形成层次的语言现象。例如“歌”部,汉至晚唐于中原汉语一直读 a,宋始演变为 $\text{ɔ}^{\text{⑧}}$,而至今桂南平话“歌”部仍有不少字读 a 不读 ɔ 。如“歌”(唱山歌)读 $\text{ka}^{\text{⑨}}$ ，“我、俄、鹅、饿”，读 ŋa^2 、 ŋa^4 、 ŋa^6 (田阳、南宁石埠、老口等地)，“舵”读 ta^4 (田阳)，“锣”读 la^2 (田阳)，“搓”读 tɕa^1 (田阳、百色)，“歌”部这些读音，都可认为自汉至唐期间便进入了桂南平话。

第三层次,宋代。特别是平依智高后,由于汉人激增,这一大批汉人带来的北方汉语与处于形成前期的桂南平话汇集融合,使得此时的平话与中原汉语既相同又相异。其后,伴随着汉族人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增强,促使平话一

直处于较高的语言地位,并逐渐稳固下来。这样,经过宋一段时期稳定发展,桂南平话渐渐演变为一支独具特色的汉语方言。这从今天平话多有反映宋代汉语特征得到印证。例如,全浊声母已全部清化,轻唇音非敷奉母已从重唇音分化出来,多读 f,疑母字多读 ŋ,晓母匣母部分字仍读 h,知庄章三组合流为 tʂ 组,声调区分阴阳,基本分为 8 类。韵母阴阳入相配格局基本与宋时相同。

第四层次,元代以后。由于汉人南来骤减和桂南特殊的地理条件,元代桂南平话与中原汉语开始分道扬镳,各按自身内部规律发展,随着时间推移,两者逐渐加大离心力,距离越拉越远。例如,声母方面,元代知庄章三组在北方话归并,产生新的舌尖后卷舌音 tʂ、tʂ'、ʂ,而桂南平话却另合流为舌面塞擦音 tɕ、tɕ'、ɕ;韵母方面,元代前桂南平话与北方话均有入声韵尾 -p、-t、-k,但宋末元初始北方话渐趋萎缩,其消失过程为:



而桂南平话却一直未变,至今仍保存完整的 -p、-t、-k 塞音韵尾;原来都读为 -m 鼻尾韵的阳声韵,元初北方话开始归入真文、寒山、庚青等收 -n、-ŋ 尾的韵部去^④。17 世纪后 -m 韵尾整个并入 -n 韵尾,而桂南平话基本未动,仍为 -m;声调方面,《中原音韵》里北方话已平分阴阳,浊上变去,入派三声,演化成一类(舒声)三声(平上去)四调(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而桂南平话也仍基本保持两类(舒声促声)四声(平上去入)八调(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的格局。

明代以后虽仍有北来移民抵达桂南,但较为零散,且每次人数不多,这些移民带入的北方话可能对桂南平话产生某些影响,在平话里沉积下来,但已不可能动摇此时平话的声韵调格局。这一时期,一方面是桂南平话表现为与北方话某些相同的过程;另一方面,由于桂南平话不断按自身规律独自发展及陆续吸收一些当地民族语言,又表现出与北

方话相异的趋向。元代后的桂南平话就是这样呈矛盾运动状态向前发展,但总的说来,它已从以前主要“求同”(受北方话入侵,不断接受同化)转向主要“存异”(逐渐脱离北方话,按自身规律演变)过程了。

到了明末清初,特别鸦片战争后,经商的大批广东人逆珠江而达南宁,再分流向左右江沿河,桂南平话又开始受到粤方言影响(主要是南宁市郊平话)。到了现代,由于普通话影响与日俱增,特别是普通话的大力推广,使得桂南平话又走向另一个发展阶段,即表现出向普通话靠拢的发展趋势。

把桂南平话四个历史层次贯穿起来,便可以清楚观察其历史发展脉络和它与汉语共同的历史关系。简示如下:

- 产生(秦) → 形成前期(汉经魏晋至唐)
 (来源于中原汉语) (不断吸收中原汉语)
 → 形成期(宋)
 (稳定形成并开始与中原汉语分化)
 → 发展第一期(元至近代)
 (基本脱离中原汉语独自发展)
 → 发展第二期(现代)
 (开始呈向普通话靠拢趋势)

四、桂南平话形成发展的历史方式

呈现于我们面前的桂南平话地理分布,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史逐步形成发展的产物。其形成的历史方式大约可分成三种类型。

1. 占据式。由于早先进入桂南的汉人主要是地方官和戍守的将兵,因此他们占据的并不是成片的广大地区,而是主要的城州和屯兵点,所以,早期的桂南平话只形成于汉人占据的重要城州和屯兵点。譬如邕州(南宁)、宾州(宾阳)、象郡郡治、太平寨(崇左)、横山寨(田阳田东)等地。

2. 扩散式。随着移民和屯田扩展,汉族人陆续增加,平话也就开始从原来各自占据点向各自外围扩散。这在当

时汉人较多的南宁和宾阳最为显著。譬如,今南宁平话便以南宁市为轴心辐射,形成市郊亭子、明秀、心圩、石埠、老口等方圆上百平方公里的平话区;宾阳也以芦圩为中心扩展,形成新桥、思陇、新宾、四镇、武陵、古辣、黎塘等方圆几百平方公里的一大片平话区。

3. 跳跃式。人口的不断发展,原来居住地无法再容纳得下,平话人便另辟新地。据史志及平话人家谱记载,他们推进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水路,主要沿左右江一带散布,其中多由南宁周围分流向隆安、平果、田东、田阳、百色和扶绥、崇左等地;二是陆路,主要沿交通要道散布。其中以宾阳分流向横县、马山为多。

不管是水路还是陆路,这种推进都是跳跃式的,它并没有沿路联成一片,而是像青蛙跳着前进,并非处处着地。跳跃推进方式完全由平话人迁徙仅是为了寻找适于居住耕作的目的所决定。

这种跳跃式推进结果反映于今天,便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平话都是零星散布沿江两岸和交通要道,形成无数个“平话岛”。当然,这种推进多半借助政治军事力量,故今天平话人占据的几乎全是水美土肥的平川。

三种历史形成方式,基本反映了今天桂南平话空间分布的历史成因。

从空间差异中寻找时间发展序列,是语言历史比较法一条重要原则。据此,我们也可以从桂南平话空间的差异寻找其形成方式的时间发展序列。简示如下:

第一期:占据式 → 第二期:扩散式

(形成于占据的城州) (向所占据的城州周围扩散)

→第三期:跳跃式 →今天桂南平话地理分布格局

(向沿河两岸交通要道推进)

三种不同的历史形成方式反映于语言上,便产生两种不同的情况。

1. 占据式、扩散式时期范围内的平话,其各自内部较为一致,如南宁平话、宾阳平话。但这种占据式扩散式形成的平话与另一个同样方式形成的平话之间,如南宁平话与

宾阳平话之间,由于地理和壮话分隔,相互接触减少,因而两者又呈现相对较多的差异。例如,宾阳平话声母比南宁亭子平话声母多出一个 η^w , 韵母多出几个: \emptyset 、 $\emptyset m$ 、 $\emptyset n$ 、 $\emptyset \eta$ 、 $\emptyset p$ 、 $\emptyset t$ 、 $\emptyset k$; 南宁亭子平话有一个自成音节的鼻韵母 η , 宾阳平话则无; 宾阳平话声调阴平、阳平、阳上、阳去调值分别为 23、13、22、21, 而南宁亭子平话则分别为 53、21、24、22。两地平话一些韵母所收的字也不尽相同。

2. 以跳跃方式形成的平话, 它们与其原出发点的平话有较多的共同特征, 如左右江不少地点平话与南宁平话, 横县、马山平话与宾阳平话声韵调来源、类目、分化都相差无几, 但各自之间也因地理和壮语分割, 联不成一片, 成为一个个“孤岛”, 随着时间推移, 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如与其他平话比较, 各地读韵母 $a\eta$ 、 ak 、或 $i\eta$ 、 ik 的字, 百色蔗园话则统读为 $a\eta$ 、 $a\eta$ 两韵。

总之, 这样奇特的历史形成方式, 既给桂南平话奠定了内部较为一致的基础, 又给桂南平话埋下了日渐差异的契机, 从而在历时演进中渐渐构成了今天桂南平话独特的方言特征。

(本文为硕士学位论文第一部分, 原载《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4期)

注释:

- ① 本文曾得到梁振仕先生热情指导, 谨表谢意。
- ② 阿瓦涅梭夫《方言和方言学》, 人民出版社, 1954。
- ③ 袁家骅等著《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83。
- ④ 参看杨焕典、梁振仕、李谱英、刘村汉《广西的汉语方言(稿)》, 载《方言》1985年第8期。
- ⑤ 如前面不加注“广西”、“桂北”则专指桂南平话, 下同。
- ⑥ 《史记·始皇本纪》。
- ⑦ 《宋史》卷290。
- ⑧ 《宋史》卷290。
- ⑨ 《平蛮三将题名》摩崖。
- ⑩ 《宋史》卷290。